

# 常用词“矢、箭”的历时替换考

史光辉

(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, 浙江 杭州 310028)

**摘要:** 常用词演变研究是汉语词汇史领域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,“矢、箭”就是一对有历时替换关系的常用实词,本文考察了“矢、箭”的历时更替情况,认为:作为一种武器的名称,在口语中“箭”取代“矢”在东汉中期以后就完成了,而在正统的文学语言中,这一过程则缓慢得多,直到唐代“箭”对“矢”的替代才大致完成。同时也揭示早期汉译佛经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。

**关键词:** 矢 箭 佛经 替换

**中图分类号:** H131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“矢”和“箭”是一对存在历时更替关系的同义词。刘熙《释名·释兵》:“矢又谓之箭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:“矢,箭也。”不过在早期,矢和箭并不是同义词。

《说文·矢部》:“矢,弓弩矢也。”《说文·竹部》:“箭,矢竹也。”最初二者意义并不相同。“箭”最初本指一种竹子,因常用来制作“矢”,后来用这种材料来代指整个“矢”,与“矢”成为同义词。汉语的新义的产生,这种用部分代替全体的现象很常见。

“箭”在文献中早见于《周礼》:

东南曰扬州,其山镇曰会稽,其泽薮曰具区,其川三江,其浸五湖,其利金锡竹箭,其民二男五女,其畜宜鸟兽,其谷宜稻。(《周礼·夏官司马·职方氏》)

这里的“箭”指竹子的一种。

又因为常用“箭”来作为“箭矢”的杆,故有把“矢杆”称作“箭”的:

箭筹八十,长尺有握。(《仪礼·乡射礼》)

“箭”在《十三经》中共有 12 例,没有一例可释为“箭矢”。先秦诸子与《十三经》的情况类似。

本指竹子的“箭”是什么时候有了“矢”的意思的呢?《墨子》有一例“箭”比较可疑:

今尝计军上,竹箭羽旄幄幕,甲盾拔劫。(《墨子·非攻》)

此“竹箭”与“羽旄、幄幕、甲盾”等行军打仗之物并用,似乎是用材料来代指作战工具了。

除此例外,先秦时期的文献,表达弓箭之“箭”这一意义时,一律用“矢”。例如:

六五,射雉一矢亡,终以誉命。(《周易·旅》)

备乃弓矢,锻乃戈矛,砺乃锋刃,无敢不善。(《尚书·周书·费誓》)

猗嗟变兮,清扬婉兮,舞则选兮,射则贯兮,四矢反兮,以御乱兮。(《诗经·国风·猗嗟》)

其人危，其弓危，其矢危，则莫能以愿中。（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弓人》）

秦汉时期，“箭”作“箭矢”义的用例零星出现了。如：

趋以容磬之容，飘然翼然，肩状如流，足如射箭。（《新书·容经》）

今天下锻甲砥剑，桥箭累弦，转输运粮，未见休时，此天下之所共忧也。（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）

左乌噪之雕弓，右夏服之劲箭。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引《子虚赋》）<sup>1</sup>

由此可见，西汉时期，“箭”与“矢”已经是一对同义词了。那么，“箭”与“矢”有没有区别呢？

《急就篇》卷三：“弓弩箭矢铠兜铉。”颜师古注：“以竹为箭，以木为矢。”这种看法认为“箭”“矢”的区别在于所用材料不同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黄金贵先生曾作过辨析，认为“并非竹木之异”，<sup>2</sup>是。但是，“矢”和“箭”最初在使用上可能有地域差别。扬雄《方言》卷九：“箭，自关而东谓之矢；江淮之间谓之鏃；关西谓之箭。”

就汉代的中土文献来看，“矢”占绝对优势，“箭”的用例罕见。我们调查了两汉的几部作品，具体情况如下表：

| 作品     | 矢  | 箭 |
|--------|----|---|
| 《盐铁论》  | 6  | 0 |
| 《新序》   | 9  | 0 |
| 《法言》   | 4  | 0 |
| 《新书》   | 4  | 1 |
| 《说苑》   | 25 | 0 |
| 《韩诗外传》 | 6  | 0 |
| 《论衡》   | 24 | 2 |

东汉《论衡》“矢”有 24 见，而用“箭”只有二处。这二例为：

筱簳之箭，机不动发，鲁缟不能穿。（《论衡·效力》）

使当今射工，射禽兽于野，其欲得之，不余精力，及其中兽，不过数寸。跌误中石，不能内锋，箭饮羽者，摧折矣。如是，儒书之言楚熊渠子、养由基、李广射寝石，矢没饮羽者，皆增之也。（《论衡·儒增》）

第二例中“矢”与“箭”混用，看来“箭”和“矢”的使用，只是一种文白不同，已经没有了方言差别。

遍观东汉以前的中土文献，“箭”作“箭矢”讲的用例实在太少。而在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中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

在东汉佛经中，“箭”有 14 次，都作“箭矢”讲：

复譬如飞鸟聚行，一鸟为鹰鹞所得，余鸟惊，分散分走，如是昆弟亲属知识邻里，见哀

离别，视命欲断，地狱使者已到，将入狱，在斯便转死，箭已射已，生死索行罪便牵往过世。（后汉安世高译《道地经》，五种成败章第五，**15, 233a**）（本文所引佛经均据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，**3, 465c** 分别表示册数，页码、栏次，下同）

若持弓弭箭在所射，其箭无所不入。（后汉失译《佛说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卷上，**15, 354a**）

譬若工射人射空中，其箭住于空中，后箭中前箭，各各复射，后箭各各中前箭，其人射欲令前箭堕，尔乃堕。（后汉支娄迦谶译《道行般若经》卷7，守空品第十七，**8, 458c**）

诸名射者，其箭力势，不及一鼓。调达放发，彻一中二，难陀彻二，箭贯三鼓。……太子挽牵弹弓之声，闻四十里，弯弓放箭，彻过七鼓，再发穿鼓入地，泉水涌出。（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《中本起经》卷上，试艺品第三，**3, 465c**）

王怒隆盛，遣人拽出，缚置殿前，将欲射杀，该容不怖，一心归佛。王自射之，箭还向己，后射辄还。（又《中本起经》卷下，本起该容品第八，**4, 157c**）

鸚鵡受救，飞出其家，诸长者子辈举弓射之，奉使请佛，威神所接，箭化作华。（又，度奈女品第十三，**4, 162a**）

东汉佛经中，只有一例“矢”，且见于偈言之中：

设复亿姦神武备，为魔如汝来会此；矢刃火攻如风雨，不先得佛终不起。（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《修行本起经》卷下，出家品第五，**3, 471a**）

再看三国时期的译经。

三国译经中，“箭”用了**34**次，“矢”用了**7**次。三国支谦、康僧铠、竺律炎等人的译经中，只用“箭”。例如：

菩萨见已即生怜愍，举身战动犹被毒箭。（吴支谦译《菩萨本缘经》卷2，善吉王品第四，**3, 61c**）

我射华箭乃至一发，令持戒者悉皆破坏。（又，善吉王品第四，**3, 62a**）

外道诸仙无有智能慈悲之心，不求利他正为自乐，是故被箭，寻即退散。（又，**3, 62a**）

左执弓，右持箭，腰带利剑。（吴支谦译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卷1，**3, 475c**）

太子到问：何道所从？责识惶遽，投弓、释箭、解剑。逡巡示以天道曰：是道可从。（吴支谦译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卷1，**3, 475c**）

诸释便引弓，以利刃箭射断车。（吴支谦译《佛说义足经》卷2，维楼勒王经第十六，**4, 188c**）

时彼城中，有一劫贼，名曰楼陀。腰带利剑，手把弓箭，在于道次，劫夺民物。用自存活。（吴支谦译《撰集百缘经》卷4，出生菩萨品第四，法护王子为母所杀缘，**4, 222a**）

斫创无过忧，射箭无过愚。（吴竺将炎共支谦译《法句经》卷1，多闻品第三十有九章，**4, 560b**）<sup>3</sup>

远道闇昧，如夜发箭。（又卷2，广衍品法句经第二十九十有四章，**4, 569c**）

在家箭俱，出家除箭。（《大宝积经》卷 82，曹魏康僧铠译《郁伽长者会》第十九，11，476b）

“矢”只在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出现，其它人的译经中用“箭”。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此经用语比较典雅。<sup>4</sup>我们来看“矢”的例子：

迦夷国王入山田猎，弯弓发矢，射山麋鹿，误中睽胸，矢毒流行，其痛难言，左右顾眄涕泣大言：‘谁以一矢杀三道士者乎？’（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卷 5，忍辱度无极章第三，3，24b）

乃执弓持矢，经历诸山，寻求元妃。（又，3，27a）

明日猴与舅战，王乃弯弓擣矢，股肱势张。（又，3，27a）

军又出，未至释氏城有数里，城中弓弩矢声犹风雨，幢幡伞盖断竿截斗，裂铠斩控，士马震奔，靡不失魄。（又，释家毕罪经，3，31a）

此经另外还有一例是“矢”与“箭”混用：

小猴曰：人王妙射，夫电耀者即龙矣。发矢除凶，为民招福，众圣无怨矣。霆耀电光，王乃放箭，正破龙胸，龙被射死，猴众称善。（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卷 5，忍辱度无极章第三，3，27a）

看来“箭”和“矢”的使用，只是一种文白不同。

除了此例混用外，“箭”在《六度集经》还用了 3 次：

父以首着膝上，母抱其足，鸣口吮足，各以一手扞其箭疮。椎胸搏颊仰首呼曰：天神地神，树神水神，吾子睽者，奉佛信法，尊贤孝亲，怀无外之弘仁，润逮草木。又曰：若子审奉佛至孝之诚，上闻天者，箭当拔出，重毒消灭，子获生存，卒其至孝之行。（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卷 5，忍辱度无极章第三，3，24c-25 a）

吾以国为怨窟，以色声香味华服邪念，为六剑截吾身，六箭射吾体。（又，忍辱度无极章第三，3，28a）

从东汉三国的译经来看，这一时期，“箭”在口语中已经完全替代了“矢”。<sup>5</sup>

汉魏时期的中土文献的面貌又如何呢？

《全后汉文》中，“矢”用了 57 次，“箭”只有 4 次。《全三国文》中“矢”用了 36 次，“箭”只有 5 例。这与同一时期的佛经中的情况有着很大差别。这里举三例用“箭”的例子：

弦不虚空，目不徒睇。解腋分心，应箭殪夷。（傅毅《洛都赋》，《全后汉文》卷四十三）

总括趋欲，箭弛风疾。（《文选》卷四引张衡《南都赋》）

大将军以其尚幼，谓当改心为善，殷勤执据。而此儿忿戾，所行益甚，举弩遥射吾宫，祝当令中吾项，箭亲堕吾前。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高贵乡公髦纪》）

六朝史书中，《宋书》中矢 60 次、箭 24 次，《魏书》中矢 64 次、箭 33 次。矢的用例远远高于箭，不过“箭”的使用也渐渐多起来了，在《南齐书》中，矢、箭用例相当，都是 12 次。略举数例，如：

毅尝出行，而鄱陵县史陈满射鸟，箭误中直帅，虽不伤人，处法弃市。（《宋书·裴松之传》）

敬儿单马在后，冲突贼军，数十合，杀数十人，箭中左腋，贼不能抗。（《南齐书·张敬儿传》）

曾围山而猎，部民射兽，误中其髀，代勤仍令拔箭。（《魏书·尔朱荣传》）

再看其它口语性稍强的几部著作：《抱朴子》中矢 11 次、箭 6 次；《搜神记》中矢 7 次、箭 5 次；《世说新语》中矢 4 次、箭 0 次，《颜氏家训》中矢 4 次、箭 3 次。这些著作中，仍是矢占优势，下面各举数例：

轲曰：「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：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。头在壁内，脚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头，故头重痛不得举也；持弓箭者主射胸腹，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。昼则浮游，夜来病人，故使惊恐也。」于是掘其室中，入地八尺，果得二棺：一棺中有矛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箭久远，木皆消烂，但有铁及角完耳。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，无复疾病。（《搜神记》卷三）

出门，见一驺车，驾青衣，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。（又卷十六）

带之辟兵，以带鸡而杂以他鸡十二头其笼之，去之十二步，射十二箭，他鸡皆伤，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。（《抱朴子内篇·仙药》）

别有博射，弱弓长箭，施于准的，揖让升降，以行礼焉。（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）

这一时期，总的说来，虽然是“矢”占优势，但在《颜氏家训》中，“箭”和“矢”非常接近了。这几部著作中“矢”“箭”的使用频率有差别，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口语化程度不一样造成的。

到了唐代，中土佛学撰述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箭 6 例，矢 4 例。箭稍占优势。唐诗中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杜甫诗中：矢 5 次、箭 20 次；白居易诗中：矢 3 次，都见于《和答诗十首·答箭镞》诗，箭 19 次，孟郊诗中：箭 6 次，矢 1 次。寒山诗中：箭 4 次，矢 0 次。下面略举几例用“箭”的例子：

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（杜甫《兵车行》）

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。（杜甫《前出塞》）

倚疮老马收蹄立，避箭高鸿尽翅飞。（白居易《答崔十八见寄》）

不知箭折弓何用，兼恐唇亡齿亦枯。（白居易《哭刘尚书梦得二首》）

冷箭何处来，棘针风骚劳。（孟郊《寒地百姓吟》）

水流如急箭，人世若浮萍。（《寒山诗》）

在唐诗中，“箭”已占绝对优势了。

在敦煌变文中：矢 6 次、箭 59 次，“箭”已占绝对优势。如：

皇帝闻奏，龙颜大悦，开库赐雕弓两张，宝箭二百只，分付与二大臣：“事了早回，莫令朕之远忧。”（《敦煌变文校注》卷一《汉将王陵变》）

铜箭傍飞射眼精，剑轮直下空中割。（《敦煌变文校注》卷六《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》）

我们可以推断，即使是在口语性强中土文献中，到了唐代，人们以使用“箭”为常了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看到：作为一种武器的名称，在口语中“箭”取代“矢”在东汉中期以后就完成了，汉魏时期的佛经语料可以说明这一点。而在正统的文学语言中，这一过程则缓慢得多，两者并不同步。直到唐代，在口语性强的中土文献中，“箭”对“矢”的替代才大致完成。<sup>6</sup>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吕澂.中国佛学源流略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9.
- [2] 吕澂.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1.
- [3] 李宗江.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[M].上海: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1999.
- [4] 汪维辉.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- [5] 王云路.中古常用词研究漫谈》[A], 中古近代汉语研究[C]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0.
- [6] 许理和.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(蒋绍愚译)[A].语言学论丛(第十四辑)[C],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87.
- [7] E.Zurcher. “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” [A], From Benares to Beijing: Essay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[C], edited by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, Mosaic Press. 1991.

## A Review on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 of 矢 and 箭

SHI Guang-hui

(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, Zhejiang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28, China)

**Abstract:** Studying on high-frequency words' evolu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. 矢 and 箭 were a group of high-frequency words which were used substitutively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evolution. Having reviewed their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, the paper holds that 矢 and 箭 were both used in general before Qin dynasty, and that 矢 was on the whole, used much more often. From Qin dynasty to the end of East Han dynasty, 矢 and 箭 often appeared substitutively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the context, thus presented an interchangeable state. By the end of Han dynasty, the tendency showed that 箭 was taking the places of 矢.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of East Han dynasty and Three States period, 箭 had completed the substitution of 矢. The paper also reveals the great value of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.

**Key words:** shi(矢); jian(箭); Buddhist Scripture; substitution

收稿日期: 2002-03-10

**作者简介:** 史光辉 (1974 年生), 男 (仡佬族), 贵州遵义人,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讲师, 文学博士, 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

---

<sup>1</sup> 黄金贵先生认为此例中的“箭”实指“箭杆”, “但浑释可以箭杆而代称整枝箭。” 见黄金贵《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》“矢·箭”条,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5 年, 152 页。

<sup>2</sup> 见黄金贵《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》“矢·箭”条,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5 年, 151 页。

<sup>3</sup> 《法句经》,《大正藏》题为吴维祇难等译, 吕澂认为是吴竺将炎共支谦于 224 年译, 这里采用吕澂的说法。

<sup>4</sup> 参俞理明《佛经文献语言》, 巴蜀书社, 1993 年, 18-19 页。汪维辉《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》,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0 年, 78 页、179 页。

<sup>5</sup> 黄金贵先生认为: “先秦用矢, 汉时用箭, 则可认为此箭亦箭矢之称。但两汉间, 即便上述‘箭’浑作‘矢’解, 文例也较为少见。故可以说, 魏晋以前, 尤其是在上古, ‘箭’大体是箭杆之称, 与矢乃有区别。” 见《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》“矢·箭”条,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52-153 页。我们根据佛经语料, 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。

<sup>6</sup> 徐时仪先生认为: “汉以后, ‘箭’渐由一种植物的名称演变成为一种武器的通称。至唐代, ‘箭’遂代替了‘矢’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。‘箭’从一种植物的名称到一种武器的名称, 从一个特称到一个通称, 大约经历了十个世纪。”《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》,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0 年, 315-316 页。如果从早期佛经的情况来看, 并没有经历如此之久。